

“小孩小孩你别馋，过了腊八就是年。”

古老的民谚揭示了人们对年的期盼，这里不仅有孩子们的期盼，也有“大人”的期盼。可是盼什么呢？作为父母，长辈的期盼从来很简单，就是忽略自己一年年在老去的现实，“忘我”地期盼着孩子快快长大，快快成人；而孩子们的期盼却随着年龄的增长和时代的发展，不断在发生着变化。困难时期，盼着年关到来，可以吃上几颗糖果、几顿丰盛的饭菜、一身新衣或几声爆竹的脆响；条件稍好一些时，盼望升级，希望能得到父母、长辈赠予的隆重礼物或大大的红包。再长大一些，可能就有了更多、更复杂的期待，包括自身的成长、未来的生活、隐约的前途和命运。

就狭义、具体的年来说，也许只是一场亲人的团聚、一顿丰盛的年夜饭或一场生动、热闹的春晚节目。随着“AI”时代的到来，一切都将发生“革命性”的变化。

去年，整个年关之夜最亮眼、最火热的话题，就是那个字——树机器人的舞蹈。因为，那不仅仅是一档节目，更是一个新时代已经到来的预言。果然，不出半年时间“AI”就渗透到了我们生活的各个领域。作为硅基生命的“AI”，可以为人类做太多的事情，可以搬运，可以驾驶，可以诊疗，可以书写，可以绘画，可以计算，可以设计，很快，也可以以人的形象对人进行服务和陪伴……

人类本来就是一种很矛盾、很奇怪的动物，总是迷恋那种“既要……又要……”的句式。既要不劳动，又要有收获；既要天下雨，又要不湿鞋；既要被替代，又要不被代替。所以有人怀着期待的心情盼着硅基生命早日兴旺，发展壮大起来，好轰轰烈烈地为人类服务做各种各样的事情；有人则担忧，有一天人形机器人会拥有超级智慧和能力，把人伺候成懒汉傻瓜之后，变得不可控制，以至于最终彻底取代人类继续在地球上生存。但不管持哪种态度的人，内心里都有着自觉不自觉的期待，期待着一种从来没有的新鲜事在自己的眼前发生，期待着今年的春晚，会有一群形象更加美好、动作更加灵活、丝滑的机器人再上台跳一段更加精彩的舞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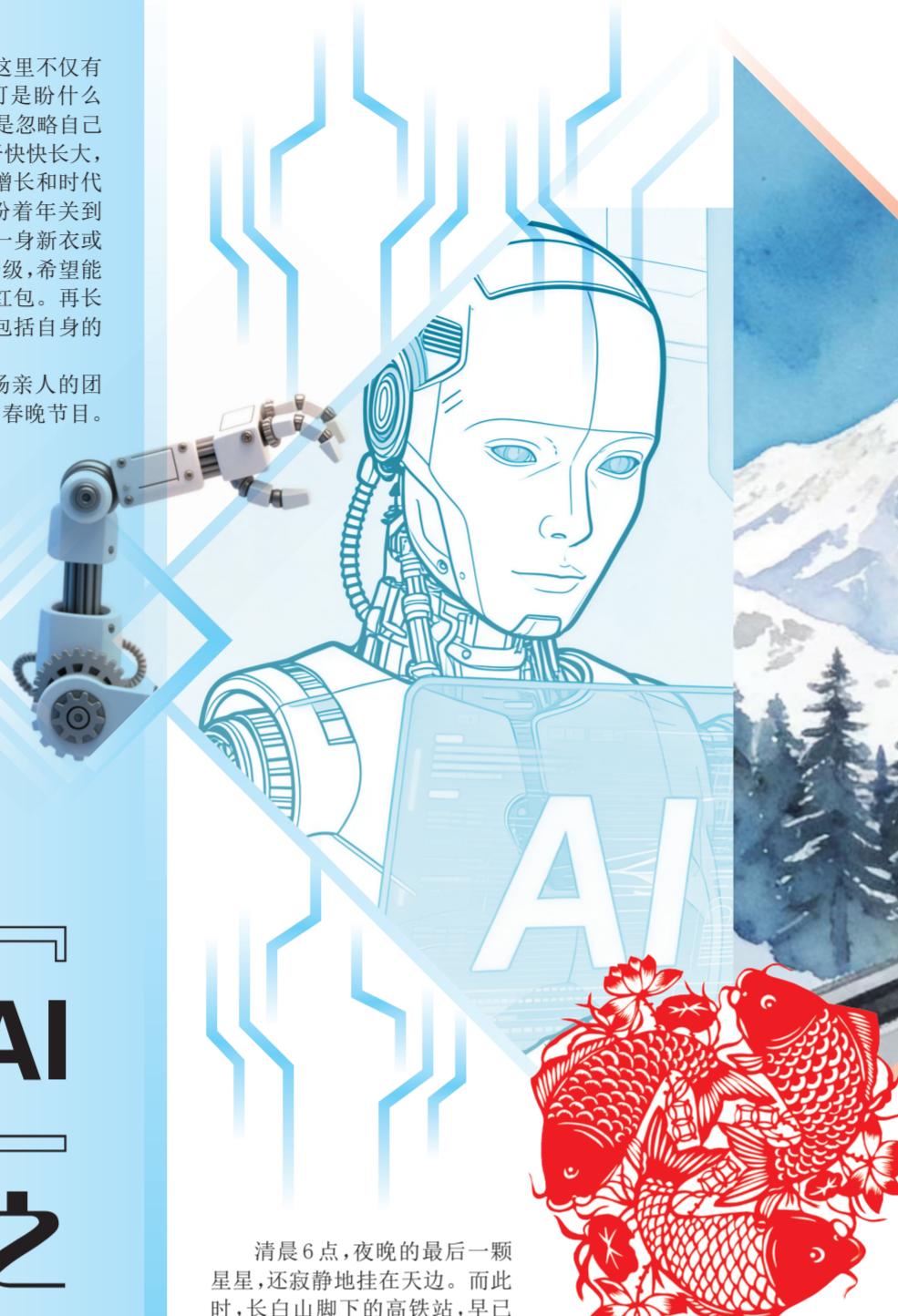
当然，人类也是一种爱做梦的动物。人形机器人还没有完全落地，几个人就开始坐在一起做起了未来之梦，讨论将来是否也要买一台人形机器人回家，在家庭生活中充当一定的角色。想一想，这也确实有点儿令人激动。一个光干活儿不吃饭又不知疲倦的“人”，付了几十万元之后就“终生”归属于自己。你想让它的模样像谁它就像谁，想让它干什么就能干什么，清洁、管家、购物、陪伴、医护、侍弄宠物，甚至充当私人秘书……无所不能，无所不精，又不提意见，不闹情绪，更不会顶嘴吵架、反抗、公然作对，天底下到哪里去找这么好的事情！对此，又有谁不在内心暗暗地向往？

随着年岁的增长，对我来说，年已经没什么可期盼的了，除了虚长一岁，在人生的总长上切掉一截，还能有什么更多的期待呢？母亲在世时，年年还有个盼头，期待一年到头能和兄弟姐妹齐聚在母亲身边，重温一下做“孩子”的感觉，听她唠叨，感受她的牵挂与关爱。这么多年就这么过来的。有了一个人生的目标，就遵循着某种情感和行为惯性一直奔跑下去，还以为一直能跑到永远。突然间，目标消失了，人生就变得很虚妄，要么来个急刹车，跌个人仰马翻；要么依然没有目的地奔跑下去，一直跑向没有边际的虚无。

当人们在热烈地谈着未来，谈论着人形机器人时，我心中突然就生出了一个念头：如果真有那么一天，我也会去买一台机器人，让我把机器人设计成母亲的模样。不管花多少钱，只要复制得惟妙惟肖就行。然后，我会让厂家把母亲生前的声音和视频以及一切与她相关的材料，都加载到她记忆的内存里。于是，这个硅基人就有了母亲的音容笑貌和母亲的行为方式，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，自然也会有了母亲的情感。

接她的時候，我会亲自开车去厂家，不会让她躲进包装箱里当商品运回来。从见面的那一刻起，就确立了我们的母子关系，我会像对待母亲那样对待她。回到家里之后，我会给她腾出一个房间，不用她做任何家务和杂事，只是让她坐在那里，听我陪她说话，共同回忆我们长达一生的往事。

有人一直担心，会有那么一天，这世界上的硅基生命无法忍受人类的平庸和无能，纷纷起义造反，将控制他们的人类干掉，自主掌控这个星球。但我不担心，也不用担心，我相信，我那个已经拥有了不朽生命的母亲，到任何时候都不会像其他机器人一样，忍心伤害已经没有任何反抗能力的我。依然，在每一个芯片、每一个关节、每一寸皮肤、每一缕发丝间，都充满了母亲般的慈爱。



AI之年的期盼

□任林举

清晨6点，夜晚的最后一颗星星，还静静地挂在天边。而此时，长白山脚下的高铁站，早已灯火通明。

这是沈白段高铁正式开通的第一个腊月，最先登上列车的，除了山与城的对接，还有各种形态的味道。我总认为，这些鲜活的日常，以及越来越近的“年味儿”，就是长白山高铁时代，最动人的隐喻。

长白山下，两条平行的铁轨，把离散的时间，编织成连续的布匹，重新定义“身边”与“远方”。在这布匹上，离别和团聚已不再是孤立的点，而是交替出现的经纬线。那么，一条铁轨，如何重新定义了“年味儿”的经纬呢？

1

现在，第一批登上列车的，是味道。

凌晨4点，松江河小镇上，在一座干净的房子里，勤快的李婶已起床多时。她麻利地包完一盖帘儿酸菜饺子时，天还没亮。她没有像往年那样，把盖帘儿上的饺子，冻在院子里的大缸里，而是生起柴火，慢慢地等待铁锅里的水沸腾。

烟火日常中的李婶，是一个过日子的好手。再忙碌的生活，也都会被她打理得井井有条。水烧开后，她有条不紊地，将包好的酸菜馅儿饺子煮好。最后，将煮好的饺子，一个也不剩地，全部装进了一个大保温桶。做完这些还不够，她又拿上提前准备好的，一个稍小一些的保温桶，小心地装进半桶飘着油花儿的饺子汤。最后，再给两个保温桶全副武装，分别裹上几层厚厚的保温棉。

“赶头班车，中午就能到北京。早晨做，姑娘中午就能吃到。”看到我，李婶开心地说，还不忘拉开保温桶的拉链，向我展示她一早上的劳动成果。保温桶的拉链声，成了那个清晨的对话中，一个最动人的音符。

在她的脚边，和她一起赶头班车的，还有用苔藓包裹的长白山鲜人参，装在玻璃瓶里的林蛙油，密封罐里的野生蓝莓酱。它们和李婶一起，安静地等在候车厅里，像第一次出远门的孩子一样，好奇而端庄。

长白山高铁开通后，长白山已不再是地图上的远方，而是“四小时生活圈”的另一个家。

剪纸 陈维珍 作

□宋雨薇



李晓丰 摄



辛颖 摄

园。最直观的变化，莫过于物的流动。几年前，这些味道的距离还很短，只属于长白山深处的那些民居与火炕。草莓干、榛蘑、木耳、五味子，这些长白山上的山珍，需要经过几天的长途跋涉，才能抵达想去的远方。如今，它们安静地躺在行李架上，等待着与异乡人相逢。

窗外，风景像一卷倒放的胶片，正在加速倒退。两条长长的铁轨上，一条长龙呼啸向前。长白高铁正在以时速300公里的速度，完成长白山向内与向外的迁徙。

李婶贴着窗玻璃，看着自己生活的小镇，在晨雾中呼啸远去。奇怪的是，这一次列车启动，她没有流泪。因为这一次，不是告别，而是护送。护送一部分故乡，去往儿女所在的远方。

长白山的年味儿，传不到山外。这是在我童年的认知里，关于“远”的全部定义。

从前，生活在长白山的人

两种时间的相遇

□宋雨薇

们，习惯用“一场雪的时间”计算等待。望着李婶和她的年货，那些藏在内心底部，数年以前关于“年味儿”的点滴往事，又重新在记忆中复活。

曾经，远在千里之外的城市读书。每一次返乡，都是一次消化系统的长征。从前的距离，是需要用胃来丈量。绿皮火车“哐当哐当”的节奏，总是对应着一个人的胃，从饱到空，再到饱的循环。第一次离家那年。凌晨4点，母亲起床将烙好的饼，小心地包裹好，装进我的书包。她一次又一次地叮嘱，路上吃三顿，早一顿、午一顿、晚一顿，吃饱了，济南就到了。那时的时间很长，长到是以“顿饭”为计量单位的漫长。每一口咀嚼，都含着一个长长的里程。那些山叠着山的浪涌，在诗人心木的《从前慢》里，总是触及最后一道山脊时，温柔地退回长白山的林海深处。

“从前的日色变得慢，车，马，邮件都慢，一生只够爱一人……”

从前慢，慢的不仅仅是时光和车速，还有从容的心境。这些微妙



的变化，发生在时间感知上。

恍惚之间，长白山的年味，已不再是很多人惦念的乡愁。飞驰的高铁速度，压缩了遥远的时光距离。在呼啸的往来之间，将乡愁温柔地收进了说回就回的行装里，从此不再隔着千山万水。

2

现在，第二批登上列车的，是微型的长白山。

年，越来越近。年味儿，也

老屋的炕头上吃，才叫过年。”他一边弯腰，伸手拎起那个“微型的长白山”，一边喃喃自语：“现在有了高铁，能把长白山的年味儿，搬到任何地方。”

一点也没错。在这个高铁时代的时空距离里，今后的李婶，或许依然会乘坐高铁，朝北京送热乎乎的酸菜馅儿饺子。小女孩也依然可以在两顿饭之间，完成一次山与城的对接。在这个腊月，同学带走了长白山的年货，一个用冷链技术包装在泡沫箱里的冻梨。同时，我也吃到了她从南方

带来的，尚有热气的蟹黄包。还有拿到手里，似乎还能感觉到温度的广式腊肠。现在，它们正在我面前的餐桌上，并肩而立，像两个原本不会相遇的时空，因铁轨而得以握手言和。

松茸只需4个小时，就能从深山抵达都市餐桌。李婶包的饺子，也仅仅是两顿饭相隔的时间，就能出现在另一个省份的厨房。物理时间的长度，从此成为一个可携带的维度，而不再是地图上，那个被固定的小点。原来，高铁真正打破的，不是物理距离，而是心理上的“身边”与“远方”的界限。

“妈妈，我饿，想吃鸡腿和年糕。”车厢的空气里，飘过一阵酸菜炖猪肉的香气，冲击着邻座小女孩的嗅觉神经。她又一次撒娇来，这是她第三次拽妈妈的衣角。几次拉扯间，列车已穿过一个又一个隧道，像时间的黑色针脚，缝合起两座原本遥远的城市。

年轻的妈妈笑了，她低下头，看了一眼手机上的时间，嗔怒道，“早上刚吃完姥姥包的饺子，才3个小时你就吃。再忍一个小时就到北京了，回家正好赶上吃年夜饭。”一边说，一边伸出手，轻轻地按了一下小女孩的鼻子。

小女孩笑了，不再坚持。两只眼睛笑得弯弯的，就像童话故事里的两条船。她知道，妈妈说的“一个小时”是真的。她现在是坐在高铁上，北京与长白山的距离，再不会像妈妈小时候抵达那样漫长。妈妈的故事里，总是乘客车，再曲折转乘绿皮火车。坐一天，再睡一晚，醒来以后，却还没有走到地理的远方。

此刻，眼前的母女二人，正沉浸在笑与闹之间。可是，我却在这一刻，在那个打开的行李箱内，似乎闻到了多年以前离家时，泪水滴落在皮箱内的咸味。

高铁到站，出站口检票时，我遇见了松江河小镇上，那个带长白山年货进京的老厨师。他的泡沫箱很大，怎么看，都像是一个微型的长白山。他说，最下层是雪，中间是酸菜和血肠，最上层是冻硬的五花肉，每一层都用油纸仔细隔开。这种小心的间隔，就像在保护一个易碎的生态系统。老厨师高兴地说，儿子在北京工作，快过年了，儿子最喜欢吃“雪水煮酸菜”这道菜。这一次，他要用长白山冷链技术，去给儿子做一顿有年味儿的“长白山雪宴”。

“从前觉得，年夜饭必须在

带来的，尚有热气的蟹黄包。还有拿到手里，似乎还能感觉到温度的广式腊肠。现在，它们正在我面前的餐桌上，并肩而立，像两个原本不会相遇的时空，因铁轨而得以握手言和。

如今，距离被压缩成两顿饭之间的短暂留白。同样这段路，出发时，喝一碗热气腾腾的小米粥，翻几页书的工夫，城市就到了。胃才刚刚发出“空”的第一个信号，双脚就已经站在另一座城市的站台了。

3

我敢打赌，很多人会认为，铁轨是一种单向的语法。

起初，人们以为，铁轨是单向的箭头，指向“离开”。很快又发现，它更像一种双向的语法，同时书写“归来”和“送往”。

从北京返回长白山时，我注意到过道的另一侧，坐着一对年轻的情侣。女孩儿长相干净、柔美，形象出挑。男孩儿高大斯文，气质儒雅，妥妥的一个标准的东北大男孩儿。

从对话中得知，这是一个南方的姑娘，第一次乘高铁来长白山，给未来的公婆带来了千挑万选的年货。有红米酒、海棠糕、广式腊肉。一路上，她多次重复一个动作，将一个蓝色的保温桶，一次次抱在怀里。后来才知，里面装的是一桶温热的煲仔饭。多么有心的人才会想到，将南方的温度，千里迢迢带到长白山，送给未曾谋面的公婆品尝。

那一刻，听着他们的对话，我的内心慢慢地被这个姑娘的真诚所融化。眼前，仿佛出现了一个温暖的场景。在长白山脚下，一铺热乎乎的火炕上，摆放着两个地域的年味儿，在炕桌上完成了一场温柔的南北对话。

窗外，阳光正好。车厢里，人们开始收拾行李，准备下车。每个人的手中，都提着沉甸甸的惦念。列车缓缓进站，站台上，人群在线外等待。在预期的时间管理中，脸上写满体面与从容。高铁速度，让人们学会了更精致的等待艺术，就如同在茶道中，计算水温降落的那几分钟，科学又精准。

我拖着行李箱走向地铁。这一刻，阳光正好，时光也不偏不倚，胃里恰到好处的空，心里也恰到好处的满。